

石钟山自选集Ⅲ

电视剧全国热播

玫瑰绽放的年代

石钟山
著

母亲
女人的风景
特务037
最后一个士兵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石
钟
山
自
选
集
Ⅲ

7 2 5
I247.5/686+5

:3

2007
3

玫瑰绽放的年代

■ 母 亲

■ 女人的风景

■ 特务037

■ 最后一个士兵

● 石钟山 ●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钟山自选集. 3/石钟山著. —北京: 中国城市出版社, 2007. 8

ISBN 978 - 7 - 5074 - 1893 - 4

I. 石… II. 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9597 号

总 策 划 姚凤林 欧阳东
责 任 编 辑 徐昌强 (greatbook@sina.com)
装 帧 设 计 美信书籍设计工作室
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
出 版 发 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(邮编 100073)
发行部电话 (010) 63454857 63421417 (Fax)
发行部信箱 zgcsfx@sina.com
编辑部电话 (010) 63421486 63421488 (Fax)
投稿信箱 city_editor@sina.com
总编室电话 (010) 63455163
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@sina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乾沅印刷有限公司
字 数 410 千字 印张 24
开 本 787 × 1092 (毫米) 1/16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举报电话: (010) 63455163

戴尔·卡耐基成功励志经典书系



人性的弱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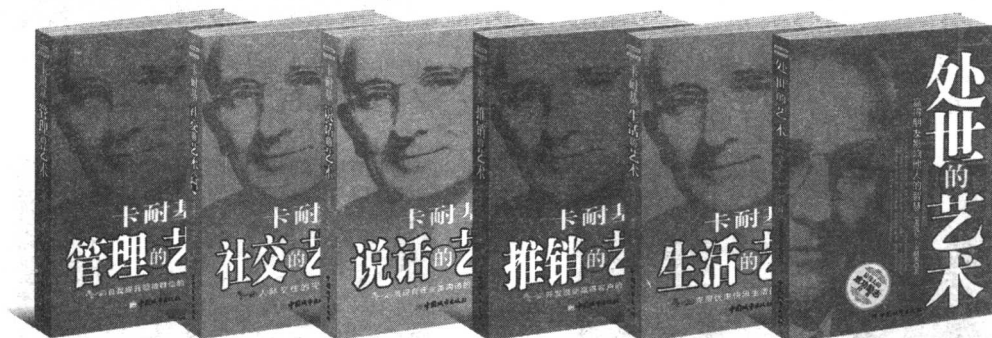
人性的优点

美好的人生

演讲与口才

快乐的人生

伟大的人物 人性的光辉



管理的艺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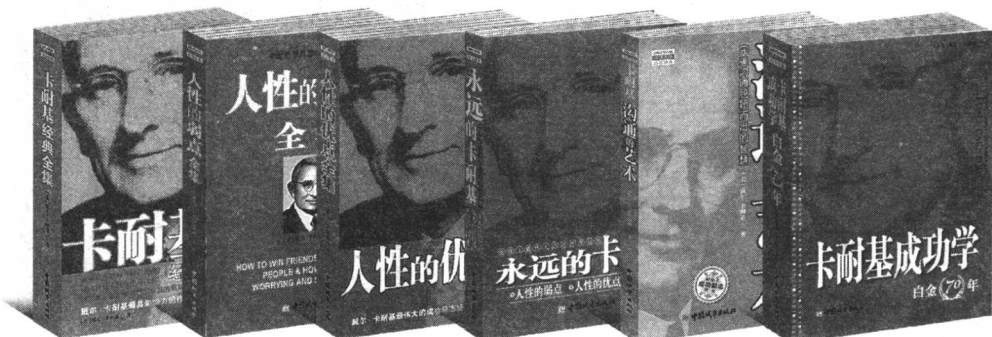
社交的艺术

说话的艺术

推销的艺术

生活的艺术

处世的艺术



卡耐基经典全集

人性的弱点全集

人性的优点全集

永远的卡耐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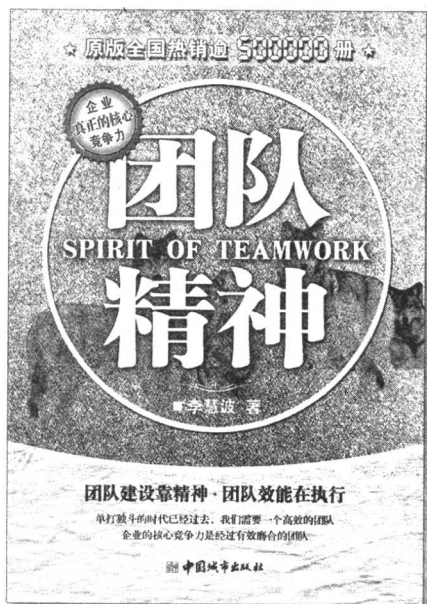
沟通的艺术

卡耐基成功学 白金70年

投稿信箱: greatbook@sina.com

团购热线: 13661335586 010-634548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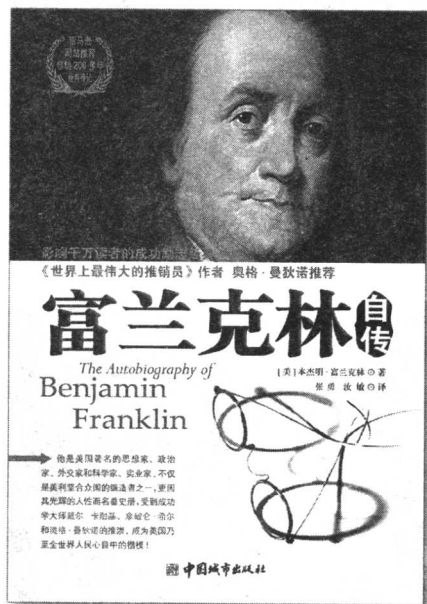
010-63421417 (Fax)



《团队精神》 李慧波 著
定价:25.00 元



《团队执行》 李慧波 著
定价:25.00 元



《富兰克林自传》 本杰明·富兰克林 著
定价:20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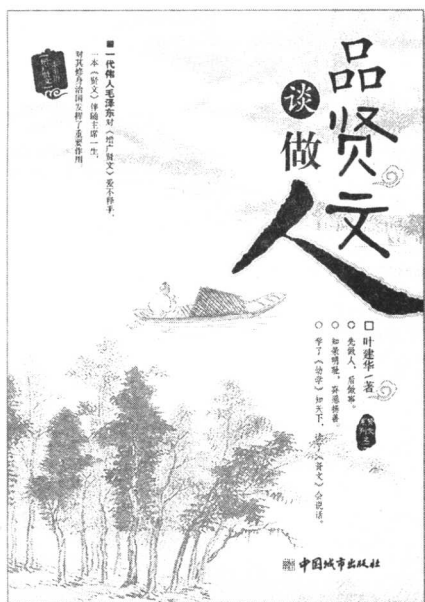
《亨利·福特自传》 亨利·福特 著
定价:28.00 元

投稿邮箱:greatbook@sin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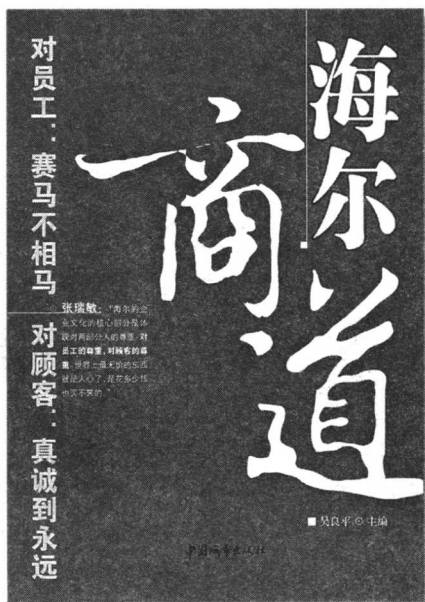
团购热线:13661335586 010-63454857

010-63421417 (Fax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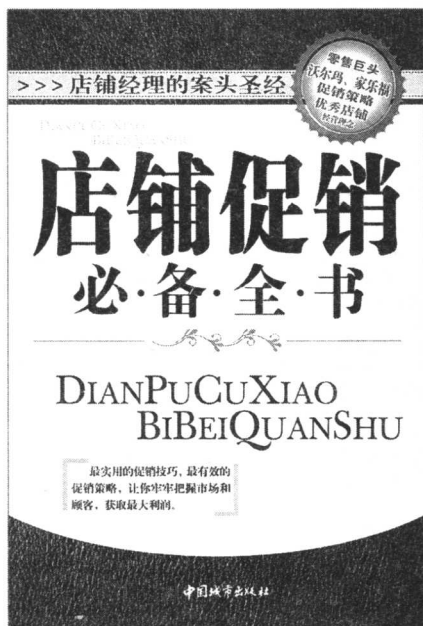
试读结束, 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《品贤文谈做人》 叶建华/著
定价:26.80 元



《海尔商道》
定价:32.00 元



《店铺促销必备全书》
定价:32.00 元



《别把工作当儿戏》
定价:18.00 元

投稿邮箱:greatbook@sina.com
团购热线:13661335586 010-63454857
010-63421417 (Fax)

目·录 Contents

石钟山自选集Ⅲ

玫瑰绽放的年代 · 1

母 亲 · 2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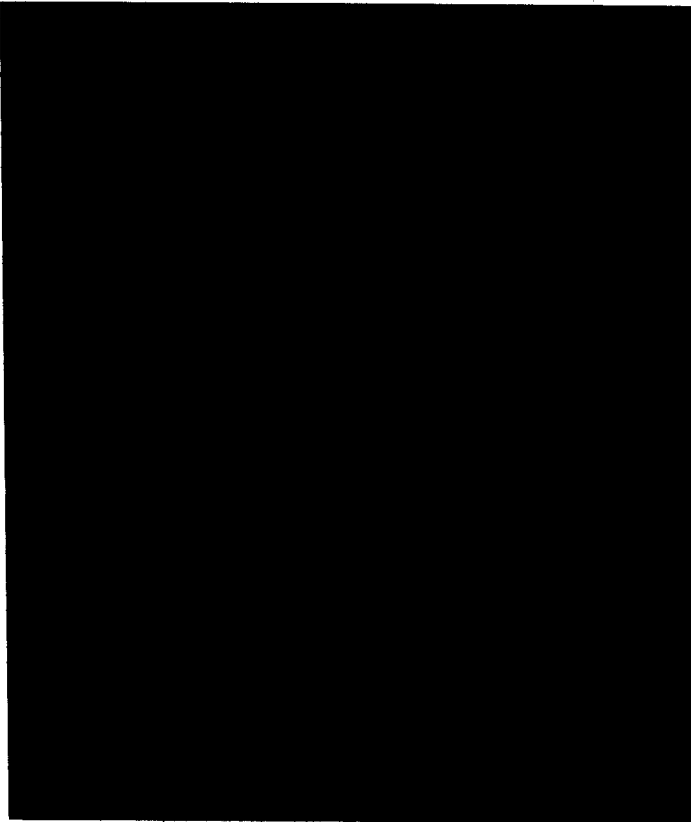
女人的风景 · 247

特务037 · 285

最后一个士兵 · 341

C玫瑰绽放的年代

Chapter 01



> 母 亲

> 女人的风景

> 特务037

> 最后一个士兵

柳秋莎的眼皮一连跳了好几天了，她知道有件大事就要发生了。

春天的延安晴空万里，一孔孔窑洞散落在沟沟岭岭间。这天，柳秋莎刚吃过早饭，她一手拿着小凳子，一手拿着笔记本，准备到操场上去上课。那是他们军训队的课堂，黄土垫成的操场，平整而又结实，那里还长了两棵歪脖子枣树。此时，那两棵枣树已经打了芽苞，说不定哪一天，芽苞就会绽放出嫩嫩的芽叶。

每天上课时她总会提前几分钟来到操场，这不能说明柳秋莎学习文化课有多么积极，她是要抢占有利地形，也就是那两棵歪脖子枣树的某一棵。她坐在树下，背靠着枣树，那样的话，她就会感到很轻松。

太阳暖暖地照耀着操场，也照耀着柳秋莎，远远的有一声又一声悠远的军号声传来，间或伴着士兵们的喊杀声或者是歌声。那是部队在训练，这一切对柳秋莎来说都恍然如梦。于是她就一副很困倦的样子，眼皮也很不争气地合上了，邱教员讲课的声音渐渐远去了，声音邈远得很。

在那一瞬间，柳秋莎就做了一个梦，她又回到了东北那冰天雪地的崇山峻岭，她在雪地里奔跑着，身后是日本兵的枪声。枪声响了，她一惊，便睁开了眼。此时，她看见邱教员已经停止了讲课，用一双幽深的目光望着她。她发现好多人都在望着她，于是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低垂下眉眼，小声地说：我没睡觉，就是迷糊了一会儿，谁让延安的天这么好呢。坐在附近的人听到了，便小声地笑。她不笑，很茫然也很无辜地望着邱教员。

邱教员二十多岁的样子，长得文气得很，脸孔白白净净的，望人的目光总是含情带露的。她知道邱教员是大学生，一年前投奔到延安，到了延安后，便在军训队当文化教员。邱教员讲话的声音很好听，不紧不慢，软软的，轻轻的。在柳秋莎听来，仿佛是一支“催眠曲”，一会儿，又一会

儿她便睡着了。

她不睡觉的时候，目光便总跟着邱教员转来转去。她喜欢邱教员讲课时的样子，一身粗布军装穿在他的身上，不显得土气，相反，更让他多了一种气质。究竟是什么气质她说不清，反正她喜欢看邱教员的样子。

她每天坐在枣树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这里离邱教员比较近，又是侧面，从这个角度欣赏邱教员会更加全面和生动。她看了一会儿邱教员，又看了一会儿。邱教员讲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她在这里能够很好地看见邱教员高挑的身影。

笔记本摊在她的膝上，却一个字也没有记。她想记点什么，搜肠刮肚的，却想不起会写多少字，那些字乱哄哄的都挤在脑子里，怎么也连不成句。于是她就不记了，她就一身轻松了，她能更加全心全意地欣赏邱教员的神采了。

左眼皮一连跳了两天后，她知道将要出事了，果然就出事了。

小王秘书出现在她的面前，她正想去操场抢占有利的地形，小王秘书就喊住了她。小王喊：柳秋莎同志，请你等一下。

她站在那里，望着小王秘书。小王秘书其实也不小了，二十多岁的样子，也是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。只因王秘书身材长得小，一身最小号的粗布军装穿在他的身上仍是显得肥肥大大的，于是人们都叫他小王秘书。

柳秋莎一望见小王秘书就想笑，然后就笑着说：小王秘书，你是喊我呀？

小王秘书就飘飘悠悠地来到了柳秋莎面前。小王秘书样子腼腆得很，尤其是见了女同志，总是很不好意思。他一不好意思就舔嘴唇，舔来舔去的，他的嘴唇就很滋润，整日里唇红齿白的。小王秘书红头涨脸地冲她说：韩主任让你去一趟。

柳秋莎心里就忽悠了一下子。前几天同宿舍的王英大姐就曾被韩主任叫去过一次。王英回来后就唉声叹气、六神无主的样子。晚上，俩人躺在一起时，王英就说了，说是韩主任给她介绍了一个同志，当然是男同志，从井冈山走了二万五千里的一个“老”同志。这个老同志姓刘，在部队里当着副团长，因为革命，到现在一直没有机会恋爱。现在延安有了这么多女同志，他们这些革命“老”同志也该恋爱、结婚了。

当时王英不明事理，她比柳秋莎大两岁，今年已经二十了。二十岁的姑娘仍不明白韩主任这话的意思，就说：刘同志恋爱就让他恋呗。说完还低下了头。

韩主任就笑，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。那天的太阳依旧很好，仍暖暖地从窑洞的窗口照进来。韩主任在阳光里走来走去，窑洞里便一会儿亮一会儿暗，王英就用不解的目光追随着韩主任。

韩主任是这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，四十多岁的样子，是革命的老资格了，在上海当过地下党，又去苏联学习过，经过风雨见过世面，于是韩主任办事时总是显得从容不迫。

韩主任笑着说：那你就和刘同志见见嘛。

王英顿时迷糊了：见我？

王英就觉得大事不好了，还没等韩主任说完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韩主任的办公室。那两天王英一直显得六神无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直到有一天傍晚，她们吃过晚饭，正坐在窑洞前说话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马蹄声越来越近，最后就停在了她们面前，从马上跳下来一个黑塔似的男人，这男人粗门大嗓的，几步来到王英和柳秋莎面前，声音很大地说：我姓刘，王英你好！

那时刘同志还不敢确定谁是王英，只是含混地冲俩人敬了个礼。

王英自然是清楚的，她脸红心热，又一百二十个不愿意地向前走了一步说：我是王英，你找我有事吗？

刘同志便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粗白布裹着的一包东西，热乎乎地塞到王英手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骑上马飞奔而去。

直到刘同志的马蹄声消失了，王英才回过神来，她一手托着布包，一手抚着胸口，气喘着道：他……他姓刘？

涉世不深的柳秋莎看到了王英这个样子，被逗得哈哈大笑。王英抚着那一小包东西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仿佛那是炸药包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。最后还是柳秋莎把那个包打开，她一打开包便惊呆了，这是一包延安蜜枣，个儿不大，却个个结实饱满。

后来，那包蜜枣差不多都让柳秋莎一个人给吃了，她一边吃一边说：真甜，王英姐你也吃吧。

此时的王英越发的六神无主了，她盯着柳秋莎手里的蜜枣，喃喃着一遍一遍地说：他姓刘，他就姓刘？

王英在那些日子里都有些魔怔了，上课下课的眼神总是发直，一有时间就喃喃自语：他就是刘同志。

有时在梦里还在叨咕，柳秋莎笑她道：王英姐，别魔怔了，不就是一包枣嘛，有啥了不起的。

的确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王英却被什么东西给击中了。从那以后，刘

同志经常在傍晚时分骑着马赶过来。每次来，他先在窑洞外把马拴好，然后大声地喊：王英，我来了

王英就没有理由不出去了。王英一出去，刘同志便牵着马和王英在沟沟坎坎的小路上走一走，俩人中间大约有个三五步的样子。俩人在前，马在后，马还不停地打着响鼻，咳咳的。柳秋莎望着月光下王英这样的情景就想笑，于是她就笑了，笑得眼角的。

几次之后，王英便不那么六神无主了，每次她从外面回来，总是神采飞扬的。

她说：他叫刘天山，是副团长。

她又说：他们部队住在王家坪，离这儿有二十多里的路呢。

她还说：刘天山都三十二了。

她再说：天山十三岁就参加了暴动，后来参加了红军，在井冈山打过五次反围剿……

王英说这些时，眼神一飘一飘的。

柳秋莎那时还不知道王英已经恋爱了。她不知道恋爱有多么好，反正，每次刘天山来总不空着手，不是带点儿枣就是带点儿晾干的南瓜片什么的，南瓜片也很好吃，甜甜的。王英每次回来，柳秋莎就去翻她的兜，总能找出点内容来，柳秋莎就很高兴。后来，王英开始护卫着自己的“隐私”了，她不再让柳秋莎翻自己的兜了，而是自己拿出一点点让柳秋莎品尝，在这一点上，柳秋莎总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

从那时开始，王英开始失眠了，有时柳秋莎睡了一觉了，睁开眼睛，无意中发现王英仍大睁着眼睛躺在那里想着什么。于是她就说：怎么还不睡呀？

王英不说什么，翻了一个身，把后背冲给她。她就知道，王英这是出事了。她冲王英说，都是让刘天山闹的。

二

柳秋莎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也出事了。

小王秘书让柳秋莎去韩主任那儿一趟，这是命令，她没有理由不去。于是她就一手提着凳子，一手攥着笔记本，随小王秘书向韩主任办公的窑洞走去。一路上，柳秋莎的心跟小王秘书的身影似的飘了一路。没见到韩主任，她心里已经明白了大概。前些日子，王英也是这样被小王秘书叫去了一趟，韩主任跟她谈话后，就出了个刘天山。她不知道，这次韩主任跟

她谈完话后，会出来个什么人呢？在这一瞬间，她想到了邱教员，邱教员文文静静的样子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。她也不知为什么，自己在这时会想到邱教员。

一路上，她碰见一些军训队的同学。同学们有男也有女，他们看见柳秋莎随在小王秘书的后面，似乎什么都明白了的样子。有的很有内容地跟她打招呼，有的等她走过去，心知肚明地掩着嘴笑。

那一刻，柳秋莎脸是红的，一直红到了脖颈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韩主任办公室的。韩主任起身迎接她，还捉住了她的手握了握，接下来韩主任就微笑着让她坐。韩主任办公室除了一张桌子外，还是有几把椅子的。她没有坐在椅子上，而是坐在了自己的小凳上，这样她感到踏实。

韩主任一直叫她师妹，这样让柳秋莎感到很难为情。韩主任在苏联的军事学院学习过，韩主任早就回国了，柳秋莎却阴差阳错地去了苏联，她在那里呆了三个月。

她十三岁便参加了“抗联”，刚开始她只给“抗联”送个信，通个情报什么的。那时她和父母住在只有六七户人家的靠山屯，他们家住在最东头的一个山坡上，来往很便利，一抬腿就上山。刚开始是父亲为“抗联”送情报，父亲是“抗联”发展的地下党，那时她不知道，知道这些，那是后来的事了。

有一阵子，父亲的老寒腿病犯了，上山下山的行动不便，有跑腿的事便落到了她的头上。这一带山山岭岭的她已经很熟了。他们靠山屯这些人，一半靠种地一半靠打猎。春天的时候种地，冬天便进山打猎，靠这些猎物换回一年的柴米油盐过日子。她从七岁开始便随父亲进山打猎，沟沟岭岭的自然就熟悉起来了。十三岁那年，她便接替父亲交通员的角色，到山里为“抗联”送情报。

这种情况和身份，让她还称不上“抗联”战士。事情的起因是那年的冬天，那一年她十五岁。

那年的冬天雪特别的大，也特别的冷。日本人的封山计划使“抗联”遭到了空前的打击，有人坚持不住，举着白旗下山投降了。那天，父亲从山下得到情报，日本人发现了住在熊瞎子沟的“抗联”小分队，要进山清剿。父亲得到消息后，便让她急忙上山去送信，让熊瞎子沟的“抗联”小分队火速转移。她连夜进了山，把消息送到了。第二天早晨她下山时，才发现自己家那两间小房已经被日本人给烧了。父亲被捆在一棵树上，肠子流了一地，母亲的头上流着血躺在院子里，人早就硬了。

她爹呀娘呀的刚喊了几声，邻居于三叔就把她的嘴给捂上了，把她给扯到自家屋里，低声告诉她：日本人就在附近埋伏着，准备抓她。

她在于三叔家藏了一天，半夜于三叔把她送出家门。家是没有了，月黑风高之夜，她跑到了山里。她跑了半夜，最后确信终于安全了，她才放声大哭了一回。哭过了爹、哭了娘，然后跪在雪地上，冲着家的方向，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。于三叔告诉她，父母的尸首他替她给收了。磕完头后，她便头也不回地跑进了深山老林，投奔了“抗联”。从此，她便成为了一名“抗联”战士。

那些日子风餐露宿的，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她参加“抗联”后，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被叛徒告的密。从那以后，她就想着报仇，这仇一日不报，她就一日不得安生。她睁眼闭眼的，眼前总是浮现出父母惨死的情景。后来她知道，那个叛徒在县里给日本人当着看家护院的“狗”，她要把他给杀了，否则父母九泉之下都闭不上眼。

那年的秋天，打了两次仗，在日本人手里缴获了一些武器，于是她手里也多了一把枪。在这之前，她一直没有武器，只有一把砍柴刀，还有两枚自造的手榴弹。机会终于来了，她手里有了枪，便什么都不怕了。那一年，她才十六岁。

一天夜里，“抗联”下山伏击了一个日本人的小分队，打死了几个日本人，游击队便进山了。她没有走，而是躲在一棵树上，等“抗联”的人消失在深山老林里，她才从树上下来。她没有回村，而是走进县城。她要找到那个告密的叛徒报仇。她知道这是违反纪律的，可她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复仇的火焰在她心里已经炙烤了两年。

那一次，她在县城里蹲伏了两天，她摸清了叛徒的活动规律。她知道，那个叛徒住在离日本兵驻地不远的一个小平房里，白天，那个叛徒跟在日本人后面吆五喝六的，晚上便回家去睡觉。白天，她就潜进了那个叛徒的家里，叛徒找了个女人。她进门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看见了她的枪，吓得顿时尿了裤子，女人哆哆嗦嗦地说：我没有做坏事，你别杀我。

柳秋莎那时候还不叫柳秋莎，叫柳芍药，她是在满山开满芍药花的日子出生的，父亲便给她起了个名字叫芍药。柳芍药看着眼前的女人，真想一枪把她打死，但还是忍住了，她知道这个女人是无辜的，但还是狠狠地抽了女人两个耳光。就凭着这女人跟叛徒生活在一起，便有理由抽她的耳光。然后柳芍药找来绳子结结实实地把她捆上了，又在她的嘴里塞上抹布，把她扔到了炕柜里。接下来，柳芍药就安心等待仇人了。

天黑之后，叛徒一摇三晃地回来了，嘴里还哼着下流的小调，人没进

门，柳芍药便闻到了他一嘴酒气。叛徒一边开门一边说：大菊子咋不点灯，黑灯瞎火的，你想让我撞死呀？

他话还没有说完，柳芍药的枪柄便砸在了他的头上，他哼了一声便倒下了。那一刻，柳芍药浑身在发抖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仇恨，她把枪口抵在了叛徒的头上。叛徒这时醒过来了，他明白发生了什么，此时他的样子连那个娘儿们都不如，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喉咙里只发出哆哆嗦嗦的声音。

柳芍药说：你这个叛徒！

他说：唔唔——

柳芍药说：你活到头了。

他说：别……别杀我。

枪响了，声音很闷，“扑”的一声，那个叛徒便软软地躺在地上不动了。

柳芍药连夜出了城，她回到山里，找到“抗联”游击队时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她失踪了两天，急坏了“抗联”的人，山上山下已经找了她八个来回了。杨队长一看见她便什么都明白了，当下命人没收了她的枪。

她一句话也没说，她替父母报仇了，郁在心里的那口闷气吐了出来。那一次，她遭到了同志们好一顿批评。

也就是在柳芍药参加“抗联”游击队第三年的那年冬天，“抗联”游击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为了保住“抗联”的有生力量，上级决定抽调一批人撤退到苏联境内休整。抽调的这些人中就有柳芍药。

到了苏联后，他们辗转着又被送到了莫斯科的军事学院。这是一所国际共产组织学院，那里有很多学员，有古巴的，也有越南的，最多的当然还是中国去的学员。教师自然是苏联人。那个教员拿着名册点名，当点到柳芍药时，便皱起了眉头。于是教员便自作主张，把柳芍药改成了柳秋莎，从此，她就成了柳秋莎。

莫斯科她只呆了三个月，他们这批学员便接到了延安的通知，让他们回国。就这样柳秋莎来到了延安，成了军训队中的一名学员。

韩主任对这些人的情况自然是了如指掌的，所以他亲切地称柳秋莎为师妹。

柳秋莎坐在那里望着韩主任。韩主任就那么一直微笑着，微笑着的韩主任就说：柳秋莎同志，学习还好吧？

一提起学习，她就想起了那两棵枣树，那两棵枣树总让她心里有股暖融融的亲切感。她不说话，就那么望着韩主任。

韩主任似乎不知怎么开口，搓着手，很不好意思的样子。先是讲了眼前的形势，国内国外的，当然都是一片光明的景象。看柳秋莎一直不说话，然后他才说：是这样，你也是个老同志了，今年满十八了吧？

柳秋莎知道韩主任要说正题了，不说话怕是过不去了，便说：我刚十八，还小着呢。

韩主任说：十八了，也不小了。

她说：十八了，也是小。

韩主任又说：你是老同志了，知道组织纪律，是这样——

接下来韩主任就说起了胡团长的许多好话，什么革命有功了，英勇杀敌了，总之，除了年龄大点儿之外，胡团长浑身上下都是优点。

柳秋莎不想跟韩主任兜圈子了，便单刀直入地说：咋的，你是不是想给我做媒呀？

这话韩主任还不知怎么说，她单刀直入地说了，韩主任便一拍大腿说：你这人爽快。

柳秋莎就说：要是我不同意呢？

韩主任说：胡团长很优秀的，为革命流过血，立过功，我保证你见着他就会喜欢他。

柳秋莎又说：要是我见了他还不喜欢他呢？

韩主任说：那就算我白说。你们处一处，处不来也不能勉强，咱们都是党的人，什么事都要讲个原则。

柳秋莎就如释重负地站了起来，冲韩主任说：没事那我就走了。

韩主任一直把她送到门外，在门外韩主任还冲她招着手说：没事常来呀。

柳秋莎向操场走去。

她还没有走到操场，便看见了邱教员的身影，那个身影立在那里，一点点地在她的视线里放大；后来，她听见了邱教员讲课的声音。枣树下的座位仍空着，她安静地坐在树下。太阳依旧暖暖的，这次她一点困意也没有，一直睁着眼睛看着邱教员讲课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竟出奇的平静，韩主任说过的话，她仿佛早就忘记了，她心里干干净净的，像三月的天空。

三

马蹄声是在那个晚霞铺满天际的傍晚响起的。柳秋莎并没有意识到这

马蹄声和自己有什么关系，这一阵子刘天山的马蹄声几乎每天都要在外面响起几次。每次有马蹄声响起时，王英就如同听到了冲锋的号声，很快便从窑洞冲了出去，马蹄声随之远去。

有一次，柳秋莎看见长得粗粗壮壮的刘天山，像老鹰捉小鸡似的，一下子就把娇小的王英提到了马背上，这样一来，就是两个人共同骑着一匹马了。王英咯咯地笑着，那匹马便载着王英和刘天山向远处走去，留下王英的一串笑声。在那一瞬，柳秋莎的脸有些发烧，她不知道王英为什么要笑，这又有什么可笑的呢？

这次马蹄声响起时，当然又是王英冲了出去，很快她又回来了，冲躺在床上发呆的柳秋莎说：找你的。

柳秋莎起初没听清王英的话，怔怔地望着她，直到王英把她拽起来，她才如梦初醒。她想不出是谁来找她，在延安她不认识更多的人，只有军训队这些学员，这些学员又都不会骑马来找她，况且他们这些学员也都没有马。

刚开始，她以为王英在和她开玩笑，便疑惑地走出去。门外便灯塔似的立着一个汉子，那汉子穿着军装，背着手，在门前的空地上来来回回地踱着，一匹白马悠闲地在汉子身边站着。

柳秋莎走到门外，惊愕陌生地望着他，声音很小地问：你找我？

汉子抬起头，看见了柳秋莎，眼睛亮了一下，又亮了一下，然后一个立正，向她敬了个礼说：柳秋莎同志，我姓胡，是边区三团的团长，我叫胡一百。

直到这时，柳秋莎才想起韩主任上次说的那个胡团长。原来韩主任不是说给她玩儿的，是认真的。那一刻她心里怦怦乱跳，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。她张开了嘴，半晌才答：那你……你找我干什么？

其实她心里已经明白了，但嘴上还是这么说，她已经言不由衷了。

胡一百听她这么说，笑了，然后就笑着向她走来，一边走一边说：是韩主任让我来的，说你这个同志很好，又年轻又漂亮，在东北老林子里跟日本人干过仗。

胡团长走过来，不由分说地就捉住了柳秋莎的手，一边说着一边乱摇一气。胡团长就说：这回可认识你了，柳秋莎同志，以后咱们就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

柳秋莎的一双手被胡团长握得很疼，她一边吸着气一边往外抽自己的手。抽了两次没有抽出来，然后她就大声地说：胡同志，你这是干啥？有话好好说！